



NLIC2970871372



NLIC2970871372

目 录

凤乱江山·下卷

七十二	代母丽妃	274
七十三	正式宣战	277
七十四	慈母败儿	281
七十五	蜀中唐门	284
七十六	群臣逼宫	287
七十七	冷战开始	290
七十八	丽妃得势	295
七十九	引颈待割	299
八十	风起云涌	304
八十一	暗局启动	309
八十二	军政哗变	314
八十三	贤妃解禁	318
八十四	修成正果	321
八十五	蒙在鼓里	326
八十六	秘密布局	329
八十七	风声鹤唳	332
八十八	珍珠秘密	337
八十九	真相大白	340
九十	好言相劝	346
九十一	珍珠的话	351
九十二	密诏真相	355
九十三	暗修栈道	357
九十四	贤妃出动	361
九十五	皇后反击	366
九十六	猜忌心起	369
九十七	解散后宫	372
九十八	婉妃重现	376
九十九	迷香解药	381
一百	声东击西	385
一零一	北国之秋	390
一零二	北延东池	394
一零三	倾诉衷肠	397

一零四	硕伦公主	400
一零五	驼马之祸	403
一零六	确认冒牌	407
一零七	皇后难产	411
一零八	神医之死	415
一零九	元嘉救命	419
一一零	元一之死	423
一一一	加急密函	426
一一二	水莲诉心	431
一一三	兄弟决裂	434
一一四	邀功请赏	438
一一五	身陷图圈	442
一一六	二王密谋	446
一一七	峰回路转	449
一一八	出奇制胜	453
一一九	半途而废	458
一二零	见猎射猎	462
一二一	行动败露	467
一二二	千钧一发	472
一二三	何去何从	475
一二四	背水一战	479
一二五	太子谋反	483
一二六	强弩之末	488
一二七	公主密函	493
一二八	醍醐灌顶	497
一二九	水莲出宫	501
一三零	三国联军	505
一三一	征西将军	509
一三二	唐七之死	514
一三三	元怛逃跑	517
一三四	钝刀割肉	521
一三五	三王末路	525
一三六	故人旧梦	529
一三七	赶尽杀绝	533
一三八	临别一眼	538
番外	他生重逢	540

七十二 代母丽妃

连续几日阳光灿烂，秋花开得十分艳丽，水莲一早就去落花殿看芸娜。

宫女们给芸娜精心打扮了一番，本就清爽可爱、童真童趣的女娃，一打扮更跟个粉妆玉琢的洋娃娃似的。

水莲牵着她的手，“今天去御花园赏花好不好？”

“好耶，娘娘，我们去看菊花。”

御花园里，水莲带着芸娜赏花，一阵唧喳，醇儿擦身而过。

他长得越来越胖，跟一头熊似的，这对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是不正常的。他正追着一个什么猎物，跑得气喘吁吁。

一个温柔亲切的声音赶来：“醇儿，醇儿，小心点。”

那声音太过温柔慈爱，水莲忍不住一阵鸡皮疙瘩，那是丽妃，其父尚大人是朝中最激烈倒三王爷的人。

最近崔云熙因为指使外臣上书立醇儿为皇太子，被皇上禁足在养气殿反省。崔云熙一禁足，醇儿自然就需要别人来照顾，作为皇上唯一的儿子，企图拉拢照顾醇儿的人非常多，丽妃是其中的获胜者。

醇儿还小，要和他亲近是很容易的事，那就是无条件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但凡他喜欢的，不管有理无理，残忍与否，丽妃一概满足，甚至比亲妈崔云熙还要千依百顺，因此醇儿对丽妃很快就亲近起来。

经过水莲身边时，醇儿啐了一口，“滚开，别挡了本王子的道！”

这个小子，似乎天生就看水莲不顺眼，当然他也天生就让水莲看不顺眼。童言无忌，水莲并不会太计较，但醇儿眼底闪动的仇恨，不加掩饰，他挥舞拳头，“狐狸精，你害我母妃被关起来，我恨你。”

水莲这才吃了一惊，心底咕咚一声，倘若这孩子以后得势，迟早要杀了自己。

丽妃追上来看到水莲，笑着拉住醇儿，柔声道：“醇儿不得无礼，快给贵妃娘娘请安。”

“不，我才不给她请安呢。”

“快，给贵妃请安，请安了就给醇儿吃波斯糖。”

醇儿吞了吞口水，他已经胖得跟一头小肥猪似的，崔云熙曾下令不许给他糖吃，但小孩子天生就喜欢吃糖，如今母亲被禁足，丽妃比母亲更能满足他。有奶便是娘，自然对她有了依赖，在波斯糖的诱惑之下，醇儿立即跪下去，真的请安了。

水莲反而愣了。

醇儿瓮声瓮气地叩头请安，丽妃一挥手，端着盛有波斯糖盘子的侍女上前，醇儿抱过盘子就地坐倒，立刻开始吃。

丽妃一脸诚挚地对水莲道：“贤妃娘娘被禁足，托妾身照顾醇儿，臣妾照顾不严，教导不周，还望贵妃娘娘谅解，臣妾在此向娘娘赔罪了。”

水莲看了眼正在狼吞虎咽吃波斯糖的醇儿，淡淡一笑，“不用了，妹妹抚养醇儿已经很辛苦了，免礼吧。”

“谢娘娘宽宏大量。”

水莲拉着芸娜走到林荫处，听得醇儿洪亮的声音：“父皇，儿臣参见父皇。”

水莲犹豫一下，还是停下来，悄悄藏在一棵大树后面望过去。

毕竟是个孩子，又怜他生母被禁足，换了别的女人照看，元宏对醇儿态度和蔼，声音也慈祥：“醇儿，今天有没有认真念书？”

丽妃代答，声音温柔婉转：“皇上，醇儿这些天可乖了，看，今日还写了几个大字，太傅都夸赞他懂事多了。”

“丽妃贤德，辛苦了。”

“皇上谬赞，臣妾不辛苦，臣妾一直喜欢醇儿，也幸得这孩子跟臣妾投缘，臣妾必当视醇儿为亲生，尽心尽力照顾他。”

“这孩子跟着你也是他的造化。”

“皇上，臣妾今晚做了一些点心，一起用膳吧？”

“不必了，朕今日还有点事情，改天吧。”

丽妃顿了顿，最终恭敬道：“臣妾恭送皇上。”

远远的，水莲看到元宏朝这边走来，正思考要不要绕过一边和他会合，芸娜已经挣脱她的手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大声地喊：“皇伯伯，皇伯伯。”

元宏大步上前，一把抱起芸娜，哈哈大笑，“小芸娜真乖，来，让伯伯亲一下。”

丽妃看看面前肥头大耳的醇儿，又看看远处花蝴蝶似的小姑娘，她以前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皇上不喜欢自己的儿子，现在有些明白了，醇儿长得这么丑，这么难看，就连他的父亲看了也提不起半点爱怜。相反，皇上对别人家的漂亮小姑娘却如此和颜悦色。

“娘娘。”

醇儿也看到这一幕，妒忌地叫起来：“娘娘，为什么父皇抱她不抱我？娘娘……”

丽妃生怕醇儿胡说八道，连忙拉了他走。

不久，水莲发现了一些变化。比如，皇上今日和丽妃共进午膳，丽妃给皇上送燕窝盅，丽妃亲自给皇上做了好几样点心送去。

水莲忽然发现，自己在后宫的敌人，除了崔云熙，如今又多了一个不动声色的丽妃。

这一夜，元宏又去丽妃宫中看醇儿，顺便留下来吃晚饭。丽妃亲自下厨，席间还准备了美酒，醇儿更一口一个“父皇”叫得甜蜜，端茶倒水，殷勤讨好。元宏的一腔父爱，总算倾泻了一点出来。

丽妃倒一杯酒，教醇儿亲自递给元宏，“醇儿，看你父皇这些日子瘦了好多，都是为国家大事操劳过度。”

醇儿瓮声瓮气道：“父皇，请饮酒。”

“醇儿真乖。”

丽妃又把煲好的一盅参汤端上来，柔声道：“皇上，醇儿这些日子越来越乖，开始读四书五经了，他长大了一定是个既孝顺又有智慧的好孩子，就跟皇上一样英明。”

作为一个皇帝、一个父亲，最愿意听到的便是这样的话，哪怕是空洞的安慰，虚幻的精神鸦片，因为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儿子会成为一个废物。

“也辛苦你了，丽妃，这些日子你把醇儿照顾得很好，唉，以前朕都没发现。”

“父皇，儿臣好喜欢娘娘，娘娘对儿臣比母妃还要好呢，娘娘给醇儿吃……”

丽妃把一块剔好的鱼肉塞到醇儿嘴里，堵住他的话，“是皇上抬爱，醇儿懂事，都是臣妾的福分。”

元宏长叹一声：“丽妃，真是谢谢你了。”

元宏的感动之情溢于言表，丽妃高兴得眉开眼笑，更殷勤地侍奉张罗，“皇上，醇儿，先吃饭，饭菜快凉了，凉了味道就差了。来，皇上喝碗汤，醇儿也喝一碗。”

除了一顿丰盛的晚膳，饭后还有节目，丽妃亲自抚琴，琴声哀婉缠绵，一二八佳人鱼贯而出，舞姿轻柔，楚楚可怜，格外动人。

吃饭没什么，弹琴也没什么，但当水莲探听到丽妃还祭出一批美女时，再也无法淡定，无耻荒谬，竟然用美人贿赂自己的丈夫。

七十三 正式宣战

秋光正好，正是一年间后宫众人游兴最高的时候，御花园里整日熙熙攘攘。

芸娜最爱到这里捕捉蝴蝶，常常一个人跑得老远，但水莲架不住孩子活蹦乱跳地跑，就坐在一边休息，刚靠着椅子小憩没一会儿，就听到一阵嬉笑打闹之声。

两名太监一路抱头鼠窜，醇儿举着一根软鞭子在后面不停地追打，“狗奴才，打死你们，打死你们。”

一路飞也似的追赶，看到芸娜也不避让，反而一鞭子横扫过来。

幸好芸娜机灵，躲闪了一下，但也被鞭子扫到裙裾，吓得嘴巴一瘪哭起来。

醇儿一看芸娜哭了，更是来了劲，“哈哈！你这个奴婢，你是哪里来的野丫头？你怎么不滚出去？”

自从目睹芸娜被父皇抱，醇儿就非常妒忌，耿耿于怀，如今见她一个人落单，身边又没有跟着宫女，又是一鞭子甩过来，“打死你，打死你这个奴婢！”

芸娜吓得忘记了躲闪，被抽了个正着，小脸上立即一道血痕。

“小奴婢，打死你，打死你！”

芸娜哭得珠泪横流，扑在闻声赶来的水莲怀里，几乎透不过气来，“娘娘，好疼，芸娜的脸好疼啊！”

水莲心如刀割，狠狠地瞪着醇儿，醇儿却满不在乎地扬着鞭子，态度嚣张，一路跟随他的一众宫人情知闯了大祸，纷纷下跪。

先前被追赶的两名太监拉住还蠢蠢欲动的醇儿，“天啦！小王子，快给贵妃娘娘赔礼。”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

“落花公主，真是对不起。”

宫人们一个劲地赔礼道歉，醇儿却得意地看着芸娜脸上的泪水，又举起鞭子作势要抽过去。

一名太监出手拉住他，“小王子，打不得啊！这是落花公主。”

“落花公主？那又怎样？就是要打她，就是要打她！”

醇儿的鞭子被太监拉着，急得大吼大叫：“打这个小奴婢，快打她！把她打出去！打出去！”

没人敢应声，醇儿指着水莲跳脚，“起来！干吗跪拜她？”

“小王子，快行礼，这是贵妃娘娘……”

醇儿傲慢道：“贵妃娘娘算什么东西？我可是未来的太子！我娘说了，我是父皇唯一的儿子，以后……”

一名心腹太监急忙捂住醇儿的嘴，不让他继续说下去，其他人脸色煞白，醇儿还在兀自挣扎，跪着的众人皆暗叹今日要被这二世祖害死。

水莲没做声，只静静地看着，醇儿更得意，又瞄准了芸娜猛冲过来，“就是打死这个小奴婢！”

水莲一把擒住醇儿的肩头，让他不能动弹，醇儿再凶猛也不过是个孩子。水莲将他转向芸娜，沉声道：“醇儿，这是落花公主，你的小姐姐，任何时候你都必须尊她一声‘公主’，不许欺负她，记住没有？”

“放开！放开我！坏人，你放开我！”

两名太监上来，拖住了醇儿。

“娘娘恕罪。”

“贵妃娘娘恕罪，小王子不懂事。”

水莲听不下去，低喝一声：“都退下。”

众人散开，醇儿站在众人中间狠狠瞪着水莲，指着她道：“你们去打她！不要怕，就说是我说的，去打她！”说着就要扑过来，最后被两名太监强行抱走。

醇儿的哭闹声渐渐远去，水莲才面色阴沉地收回目光，此子这么小就如凶残，长大以后还有自己等人的容身之处？可谁让他是皇上唯一的儿子，长子，日后的继承人。

水莲这么想，众人也知她会有这份忌惮，想必再气愤也不敢拿未来的太子怎么样，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

水莲声音冰冷：“主子行凶，奴才也跟着不长眼，醇儿小小年纪，如此凶残，与你等脱不了干系。”

众人暗道不好。

水莲指着先前被追着跑的两名太监，“将这两名奴才拖下去，一人重责二十大板。”

顿时噼里啪啦的责打声和痛苦的叫声响起。

水莲环视惊呆的众人，“身为奴婢，主要的职责就是尽心竭力服侍主子，提醒主子的不端行为，否则就是失职。本宫自从入主后宫以来，对大家十分宽待，久而久之，有些人就无视本宫的一番好意，开始骄矜放纵，不顾宫规。长此下去，如何得了？醇亲王是皇上唯一的儿子，身为皇家子弟，理应宽厚仁德，尔等却如此娇纵他，让他越来越顽皮，这样不好的苗头一定要扼制，你们记住了吗？”

众人急忙谢罪。

这时，丽妃转出来，显是躲在旁边偷窥已久，她忙不迭地对水莲诉苦，描述孩子的不懂事与无辜，仿佛水莲真的是在跟一个孩子过不去似的。

醇儿的确还是孩子，不懂事，也不堪计较，但正因为如此，才更要积极纠正，就像一棵小树苗，怎么教育怎么成长。但他周围的人显然不是一心教导他走正道，而是竭力巴结他、讨好他，但求他的欢心，完全不顾后果。

水莲针对的是这些人，包括眼前的丽妃，丽妃真的如自己所说的那样关心醇儿吗？

她给醇儿吃了什么东西，让他变得越来越胖，脸部越来越畸形。尽管醇儿是水莲多次怀疑的二王爷的孽种，可他毕竟是个孩子，这一切不是他自己愿意的，归根到底，他也只是一个受害人而已。

偏偏丽妃还在情深意重地表演，“娘娘，请一定要原谅醇儿，这孩子是童言无忌，他还那么小，贤妃娘娘被禁足的前几天，他日日啼哭，吵闹不休，妾身为了照顾他，不让他哭泣，只能由着他，所以今天他才不知好歹冲撞了娘娘。”

“冲撞本宫倒没什么，倒是如此横行霸道下去，将来必自食恶果。”

水莲话里有话，丽妃脸色变得很难看，但又很快恢复原样，“崔云熙也只是福薄，她被禁足照顾不了醇儿，妾身才代劳的。醇儿今日的错，都是妾身的错，娘娘何必指桑骂槐？”

水莲笑了笑，“丽妃，难道你以为本宫是在针对醇儿？”

丽妃更是脸色发青，冷笑一声，“想当初，有人要对崔云熙下毒手，打掉醇儿，这件事情，贵妃娘娘也许不知情吧？妾身深知醇儿处境危险，所以一直尽心尽力地照料，不敢松懈。”

丽妃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份信物，“贤妃禁足时一再哀求本宫照料醇儿，醇儿又是皇上的亲骨肉，妾身自然也视醇儿如亲生，相信娘娘也是这么想的，毕竟皇上就这么一个儿子。”

那信物水莲见过，是崔云熙的贴身佩饰。

水莲笑起来，淡淡的，“醇儿年幼，需要教导和照顾，贤妃娘娘不在的这几天就辛苦丽妃了，本宫会向皇上讲明你的功劳，让你得到应有的赏赐。”

丽妃听得“赏赐”二字，冷笑一声，“赏赐可不敢，只求皇上不责罚就好，反正臣妾这一生也没指望再为皇上生孩子，所以对醇儿尽点心也是应该的。”

丽妃语气里的妒忌和幸灾乐祸让水莲笑起来，“既然丽妃那么贤惠，为何不争取也为皇上诞下一个一儿半女？岂不是比醇儿更可靠？”

丽妃震惊，眼里露出狠毒之色，“色盛则宠，色衰而弛，娘娘不是没听过吧？娘娘整日伺候皇上不也是没生吗？我们姐妹是同病相怜！”

“就算本宫没有孩子，你能傍着醇儿，但这就能抓住皇上的心吗？本宫离开皇宫那么长时间，丽妃好像还不如从前了吗？”

丽妃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水莲几乎耳语道：“丽妃娘娘，与其在醇儿身上做文章，真不如在皇上身上多下工夫。崔云熙只是禁足，又不是死了，等她出来，醇儿照旧是她的儿子，日后醇儿登上大宝，皇太后也是她崔云熙，有你丽妃什么事？所以说，有本事还是自己生个儿子出来，嘲笑本宫也是没用的，你也说了，我们同病相怜。”

丽妃几乎银牙咬碎，“好，那就走着瞧吧！”

水莲笑起来，状极愉悦，这本不是她的风格，但丽妃与崔云熙联手，朝堂上，后宫里，先是三王爷被弹劾，自己再坐以待毙，迟早也会被整倒，如此和丽妃撕破脸，实在是势在必行。

退在远处的宫女们看着二位娘娘脸上含笑，谈笑风生，不知感情多么深厚似的。

七十四 慈母败儿

车离国使节再次来到北国交涉，这一次态度强硬，务必要三王爷亲自去车离国向老国王说明问题。

群臣为这事又是铺天盖地地上奏章，元宏被这事弄得焦头烂额，派人去找元嘉，结果对方根本不在王府。有消息传来，说三王爷去了边境，和大檀国等国家的使者接触。朝廷上下一片哗然，以尚大人为首的反对派就此大做文章，要求皇上严惩三王爷。

水莲得知消息后急得团团转，一个王爷私自离京顶多是玩忽职守，而去邻国活动，这行为太落人口实。

太子的事，车离国的事，元嘉的事，元宏忙得团团转。丽妃又忽然到尚善宫请罪，说自己势单力薄，不堪重任，实在担负不起抚养醇儿的重任，希望能放崔云熙重见天日，让孩子享受真正的母爱。

元宏权衡多时，最终下令解除了崔云熙的禁足令。

按照惯例，崔云熙要来拜见贵妃娘娘，那一日是旬日假期，元宏按照惯例练兵，尚善宫里只有水莲一人。四目相对，二人都在观察彼此。

还未来得及说什么，忽闻“皇上驾到”，崔云熙急忙跪下，元宏大步而来，身后还跟着几个人，其中一个的二王爷，另外两名则是醇儿的老师。

醇儿被元宏亲自拉着，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拖着。被拖着的醇儿一路都在哭喊，撒泼。

随之而来的腥味越来越浓郁，几人走近了女眷们才发现醇儿手里拿着一根竹竿，竹竿上是一只类似白天鹅的动物，被剥了皮挑在竹竿上。

女眷们无不感到惊恐恶心，崔云熙面色剧变。

元宏一直在悄悄地考察醇儿，观察他的作为，甚至观察身边教育他的人的品行，上到母妃，下到他的各位老师。这是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他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今天他突然回宫，事前不通知任何人，就是出其不意，看看真相。

元宏面沉如霜，将醇儿狠狠地扔在地上，“现在是讲学时间，你这个孽子，不在课堂上好好学习，竟然跑出来玩。玩也就罢了，居然如此凶残，敢把御花园里天鹅的皮剥了。”

众人听得“剥皮”二字无不震骇，不由得都看向崔云熙。崔云熙母凭子贵，当然是竭尽所能地满足醇儿。孩子爱玩，就让他肆无忌惮地玩耍；孩子喜好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就竭尽全力找到各种各样的玩意儿。

并且，从养气殿出来之后，崔云熙更把儿子当王牌，恩威并施，八面玲珑，对醇儿的老师们，任何接近儿子的人都多方打点。因此，上下人等有意无意之间都对醇儿多有美化，觉得反正皇上日理万机，不可能天天盯着儿子。

元宏天天得到这样的消息，上下一心，众口称赞，也不由得对醇儿有了点信心，今天却看到这小子竟然在活剥天鹅的皮，旁边还有一群太监帮他按着，讨好地任他为所欲为。元宏气愤难当，小时候活剥天鹅，长大了岂不是要活剥人皮？

醇儿被父亲扔在地上，还不停地挣扎企图跳起来，疼痛激发了他骨子里的凶性，张口就咬元宏的腿。元宏狂怒之下一脚踩在他肩上，醇儿杀猪般地叫嚷起来，几乎闭气。

崔云熙尖叫一声：“皇上，饶命啊！饶了醇儿吧！”

元悻也跪下，“皇兄饶命，醇儿毕竟是个孩子。”

“孩子，孩子！以前你们怎么说的？一个个说他懂事了，仁慈了，是个善良的好孩子，如果不是朕亲眼所见，你们还要糊弄朕到什么时候？！”

崔云熙固然不敢吱声，元怵脸上也红一阵白一阵，那些赞美的话，他也不时在皇兄面前说着。

醇儿被父亲踩住，狠狠地大哭，几乎抽过气去，元宏不停地叫骂。

“你们这些东西，竟敢背后教唆小王子两面三刀，从小就表里不一。就是你们带坏了头，孩子才跟着学坏。”

元宏虽然是面向太监们责骂，但崔云熙脸上青一阵又白一阵。

最后，元宏黑脸道：“来人，把醇儿随侍的太监重打两百大棍后赶出去，永不续用。”

两百大棍，打下去哪里还有活的命？几名太监被拖下去，鬼哭狼嚎一阵声音便弱下去。

所有人都惴惴不安，惩罚了太监，接下来就是醇儿了？醇儿似乎也意识到，号啕之声小下去。

崔云熙刚刚得以解除禁足令，又出这样的事，但也只得硬着头皮，“是臣妾教导无方，一切的错都是臣妾之错，臣妾今后一定教导醇儿向善，请皇上惩罚臣妾，原谅醇儿这一次吧，臣妾愿意代醇儿受罚。”

元宏面色如冰，口气森然道：“身为醇儿的生母，却如此纵容醇儿，还敢谎报他宽厚仁慈。这就是你所说的宽厚仁慈？你就是这么教导他的？”

“臣妾该死。”

“慈母多败儿，你对醇儿太过纵容！”

血淋淋的天鹅扔在地上，惨不忍睹，崔云熙不敢再狡辩，跪在地上只是叩头。

“臣妾该死，臣妾该死，臣妾以后一定会好好教育醇儿，千错万错都是臣妾的错，孩子那么小，他懂什么呢？都是臣妾的错，都是臣妾教子无方。”

元怵也一再叩头，“皇兄，醇儿还小，那么小的孩子，再给他一个机会吧，就像一棵小树苗，只要把它拨正了，一定还会长成参天大树。皇兄，您就再给醇儿一个机会吧。”

“罢了罢了，朕总有一天会被这个孽障气死。”

元宏余怒未消，转身大步就走。众人跪在地上大气也不敢出，直到皇上走远，崔云熙才抢上前抱住浑身发抖、惊魂未定的醇儿。

元怵站起来，看着崔云熙母子，目光深沉，崔云熙顾不得其他人在场，抱着醇儿跪下去，“王爷，求求您了，您给皇上求求情。”

元怵干咳一声，崔云熙心里一震，再不敢多说。元怵大步离开，再没看崔云熙母子一眼。崔云熙跪倒在地，情知完了，禁足令刚解，立即又得回去了，怎么会这样呢？

她忽然想起什么，急忙往后看去，水莲不见了，不知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也许是在皇上责罚醇儿的时候？她为什么走，连这一场好戏都不看完？

七十五 蜀中唐门

蜀中，唐门。

是夜，镇上最大的销金窑人山人海，花厅里娼妓迎客送客，赌馆通宵挤满了人，没有筹码，来来去去全是金块，掌骰的人往往用手一掂，就知道斤两，比秤来得还准。

今夜，一个神秘人潜入这里。他早就叛逃到大檀国，实际谁也不知道他真正的行踪，在到达这里之前，他甩开不下十支厉害的跟踪队伍。

忽然周围响起一阵急骤的铜锣声，众人的喧哗声停止，元嘉与安德康本坐在酒桌上和一群醉汉饮酒，见此情景两人对望一眼，终于那股凌厉的杀气消失，众人又恢复了喧哗和热闹。

安德康低声道：“来的便是唐四爷，这里有他相好的一名姑娘，唐四爷不见外人，所以我们只能从那姑娘身上做文章。”

元嘉望了眼花厅的门，长叹一声，没说话。

过后与安德康分头行动，元嘉不适合抛头露面，晚间在一破庙等候安德康的消息，与那唐四爷的相好搭上了线，前往野外别院一见。

民舍起伏，充满了蜀中风情，元嘉从窗户望出去，鲜花蓬草，粗壮的凤凰树叶子绿得沁人心脾。

“这里是我的私人别院，你可以放心大胆地躲在这里，绝对不可能被人

发现。”

“多谢姑娘一番心意。”

香闺里点着香薰，含有某种催情剂，女子面蒙红纱，身着暴露的红衣，忽然伸手紧紧抱住元嘉的腰。

元嘉挣脱，端上一杯凉茶，一口气喝下去，冷水在喉头一激灵，人立即清醒过来。

元嘉将凉茶递给红衣女子，“姑娘也喝一点吧。”

红衣女子将茶水接过来，趁势倒在元嘉怀里，再一次将他搂住。

元嘉伸出手再次推开对方，“在下告辞了。”

红衣女子尖声叫道：“你出去就会死掉，你还敢走？”

元嘉还是头也不回，红衣女子怒了，狠狠地冲上去拉住元嘉，“你真的不怕死？”

元嘉这时转头面对红衣女子，目光清澈，声音平静：“有些错，只能犯一次。”

“我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你要的东西没有我的帮助，你绝对拿不到。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

元嘉没有停顿，冲出屋外的同时轰隆一声，雨倾泻而下，雨幕中杀手们悄无声息地包围上来。

遮天蔽日的大雨将身着黑衣的杀手掩盖，唯有一柄柄大刀偶尔亮出暗哑的光，呼啸声在风雨中被吞没，一刀刀无声鬼魅般地向元嘉身上砍来。

血水顺着元嘉的衣服流下来，流入泥泞之中，雨使得血一瞬间和泥土融为一体，他日这泥土开出花来一定更艳。

有一瞬间，元嘉几乎晕厥过去，眼前出现幻觉，无边的大雨变成白雪皑皑的冬季，树木上结着冰凌，玉树琼花，一只小松鼠盘着尾巴躲在树洞里，快乐地咀嚼着它秋天收集来的松子，香脆可口；然后伸一个懒腰，跳出洞外的時候冬天过去，春天的第一朵花开开了，那是四合院外的春天。

一刀砍在背上，元嘉忽然怒了，他劈手夺过一把大刀，胡乱地砍下去，冰的，热的，飞溅在脸上，是雨，也是血，没有什么能阻止元嘉前进的脚步，他冲入无边无际的雨幕之中。

水流声潺潺，鸟声啾啾，元嘉睁开眼睛，阳光刺目。他躺在一条小溪边，

溪水清澈，一些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元嘉一翻身浸入溪水，伤痕得到清洗，头脑也瞬间被刺痛激得清醒了。

离开溪水没走几步，元嘉又倒在沙上，偶尔有一两只鸟在他的胸口上走来走去。他也一动不动，但很快，出于一种本能，他猛地跳起冲出去，两个戴斗笠的人很快出现追上来。

一栋院子，清幽翠绿，柴扉半掩，元嘉本能地窜进去。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闻声出来，他身边还跟着一名黄发垂髫的童子。

见有人闯入，那童子惊叫起来：“你要干什么？”

“快躲起来。”

“救命啊，来强盗啦，救……”

那童子没喊完，就被一柄柳叶飞刀封喉。

老者惊呆了，元嘉见他呆住，立即推了一把，“老丈快跑，这些人是冲我来的。”

又一柄飞刀飞来，直取那老丈，幸得元嘉及时一推，不然也要当场殒命。

那老者惊怒，“是谁？敢在我这里撒野？”

戴着斗笠的蒙面人冲上来，对着元嘉就是一刀，元嘉身上有伤，勉强招架。这时另一个人冲上来，挥刀朝老者砍去。

元嘉本就自顾不暇，此刻纵有三头六臂也是枉然。他以为老者必死无疑，没想到两个头戴斗笠的蒙面人反而突然倒下。

元嘉惊诧，老人却拍拍手，若无其事地问道：“年轻人，你到这里干什么？”

元嘉笑起来，“我来找唐老大。”

老人居然也笑起来，“我一直听说有人在找唐老四，怎么又变成找唐老大了？”

元嘉狡黠地笑道：“我对外宣称找唐老四，但真正要找的是唐老大。”

“年轻人，你千里迢迢来到唐门，是什么原因？”

元嘉脸上的笑容消失，神色悲戚，慨然道：“因为我背负了数名亲人和一个小镇百姓的性命，还有我自己的名誉、生命和未来。”

老人静静地听着。

元嘉恳求道：“老丈，在下需要您帮一个忙，希望您能允准。”

老人还是静静地听着，并未回答。